

乔克天使◎著

百变小天后 炫风回归



九曜学园怪事簿

Jiu yao xue yuan guai shi bu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乔克天使◎著

九曜

● 天宫传说

学园怪事簿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曜学园怪事簿/乔克天使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228-940-6

I. 九…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522 号

九曜学园怪事簿

作者: 乔克天使

责任编辑: 陈黎明 熊文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张: 7.2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940-6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话	传说中的伙伴	3
第二话	恶魔的诱惑	25
第三话	色利丝之吻	49
第四话	狐狸精	71
第五话	精灵的诅咒	93
第六话	突然袭击	113
第七话	公主的告白	137
第八话	深夜来客	159
第九话	最强情敌	181
第十话	天雷阵	203

目 录

第一章 传说中的神兽 1

第二章 神兽的传说 2

第三章 神兽的传说 3

第四章 神兽的传说 4

第五章 神兽的传说 5

第六章 神兽的传说 6

第七章 神兽的传说 7

第八章 神兽的传说 8

第九章 神兽的传说 9

第十章 神兽的传说 10

◎ 橘千叶



第一话 传说中的伙伴

林凌夜：天朝皇，我是为你而来的。

橘千叶：闭嘴，吵架给我滚出去吵！

宫漓兰：在这里我就是理！

墨未央：……

天朝皇：（泪水），为什么我要住这么破的屋子和一群怪人在一起？





把 湿漉漉的伞随手放在门后的伞桶内，天朝皇打着哈欠走进教室，大学的课程比起高三来轻松很多，让他也变得懒散起来。

把书本放在桌上，天朝皇伸了个懒腰，然后就闭着眼趴在桌子上等老师上课。建在大城市郊外的学园，周围是繁茂的森林，学校里除了教学楼宿舍楼和教师公寓外，只有学生超市可以一逛，因此下了课后，学生们不是泡免费的学生网，就是到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消耗自己多余的精力。但对于天朝皇来说，无论哪种消遣都不是他所喜欢的。

并不是特别有名的九曜学园，真不知道神机神空神素为什么非要他报这个院校不可。

他的高考分数虽然没到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但是考上家乡小城的那所二流大学还是绰绰有余的，有必要千里迢迢地跑到某大城市的郊外上一所根本没听过名字的大学吗？而且说是大学还抬举它了，其实就是一所综合性的管理学院。

学校的小册子说：管理学院的宗旨是培养具有坚实的数理分析和高级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掌握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的高水平的管理创新人才。天朝皇看半天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据神素爸爸说这个学院至少有三成以上的学生为海归派子女和外商的孩子，六成为本地和外省人富商的孩子，只有一成不到是本地普通人家以优异的成绩和特别的技能进



入学院的孩子。说是和国际接轨,和许多国家著名的经济学院都有联系,每年都有学生互派,学费和住宿费都超贵,就差在额头上写:“我是财大气粗的贵族学院”了。

而他的考试成绩并不多么优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家里更没有钱。偏偏神空他们还非要掙掙着他上这所什么所谓的贵族大学……真不知道神空他们发什么疯。

东借西借才凑齐了他一学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天朝皇一想到下一年的学费要怎么出就愁得要命。

“下一年的学费就靠你自己了!”想到临走时,神素按住他的肩膀语重心长说的话他就忍不住叹气。明明应该是劝人为善的神父却怎么看怎么有点邪恶:“虽然我们也舍不得你,但是年轻人就需要多去闯闯。如果待在这个小城市,你一辈子也就这样平淡过去了。但如果出去见了大世面……既然是贵族学校,那有钱的主一定多如牛毛,凭你的样貌钓到一个有钱的家伙,以后我们全家就不愁吃喝了……明白我们的苦心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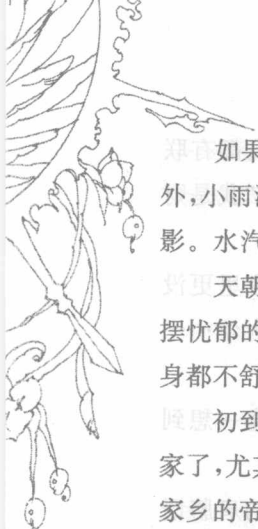
他明白是明白了,但是有哪家人的父亲对儿子说上大学的目的是钓个有钱情人的……

神空神机听到神素的话,不但不斥责他荒谬,反而崇拜地看着他,连称这真是好计策,然后反过来语带威胁地要求,既然到了贵族学院,一定不要辜负那贵族水准的学费,骗到一个是一个。

他们也不想自己一个是遁世无欲的和尚,一个是空静无为的道士,应该比正常人更有正义感、知耻心才对!书上还教育小孩子要贫贱不能移呢,他们却已经算计着卖子求钞票了。

至于谁是有钱人,天朝皇支着腮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的同班同学,穿的是比他光鲜亮丽一点啦,但是除了金钱外,他还有自己的意志,真是不得已必须要钓个有钱人,他也希望是个贤淑温柔、美丽大方、会爱他爱得要死的美女!最好在家里是独生女,没有难缠的亲戚,父母是赚钱机器,对他一见如故,捧着钱哭着求着要他花……





九曜

学园怪事簿

如果人生真的有这么简单美妙就好了，天朝皇支着腮歪头看向窗外，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玻璃窗上水汽蒙蒙，隐约可以看到他的镜影。水汽凝成水滴，一道道地滑下，划出水痕。

天朝皇长着一张可爱的脸，加上未语先笑的喜俏劲儿，实在不适合摆忧郁的表情。但是夏末连下了几场小雨，让喜欢晴朗天气的他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加上水土不服，吃不好睡不着，心情更是郁闷。

初到陌生地方见到许多不认识的同龄人的兴奋劲一过，他就开始想家了，尤其吃的无法满足他对于量和美味的追求，他就更加想念起留在家乡的帝来。想到帝知道他要到外地上学时吃惊又无法置信的好像看着背叛者的表情，他的心情就更坏了。他也不想跑太远上学，要怨就要怨掌管经济大权的父亲大人吧！

铃声响起，天朝皇连忙打起精神坐直身子，虽然上的是不入流的贵族（疑是私立）大学，但是为了要对得起交的学费，他每节课都极为认真地听讲，加上想占点小便宜，他还不时地跑到比较感兴趣的高年级的选修课上去旁听。有许多经济案例，教授说得非常有意思，他就当故事听了。这次上的是一年级必修的数学课，结果教授有事没来，是助教讲的课，年纪二三十岁的南方人，说的普通话，天朝皇有听没有懂，只是把算式记到了笔记本上，等回去好好复习。

中午到学生餐厅吃饭，举目皆是不认识的人，饭菜发出诱人的香气，但是看看最普通的土豆烧肉还要十五元，天朝皇吞了吞口水，只点了最便宜的米饭和白菜炒细粉。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尝到肉味了，现在闻到肉香就忍不住流口水。

像守财奴一样闻着肉香吃完午饭，天朝皇洗好饭盒，拿起雨伞，准备回宿舍。走出学生餐厅，一阵风就扑面而来，温带气候的城市，连风也是温柔的。踏着碎石板拼成的小路走上大路，路两边栽种的似乎是法国梧桐，雨点轻轻拍打着黄绿色的叶子，发出“啪啪”的轻响。

路的尽头是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丽的大型建筑，在华丽的行宫建筑后是以水泥小路分割成几何图案的草坪绿树和几栋有着同样风格但明显小许多的建筑，看样子是各系的教学楼和实验楼，每次看到学校里这么夸张的建筑，再看到其他学生都处之泰然的态度，天朝皇再次认定自己真的是乡巴佬，他在心理上真的无法承受这么奢华的建筑只是教学楼。

有几个才吃过饭的女生，没有打伞，从他身边跑过，叽叽喳喳地说笑，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们大概是要跑回宿舍吧。而天朝皇不和她们同路，他在某处一拐走进一片杂乱的小树林，被雨水润湿的路面有些泥泞，小心踏过可以掩住脚踝的一片草地和杂树林，才到了他现在的宿舍——海王曜。

和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完全不同的旧式木质建筑，破败枯幽的庭院里，长满了杂树野花青草，只有间或露出的名贵花卉乔木，诉说着繁华美丽的庭院的曾经。缠绕的树根藤根由土中翻出，将通向两层木楼的石板路掀开，让人怀疑这里根本就是久无人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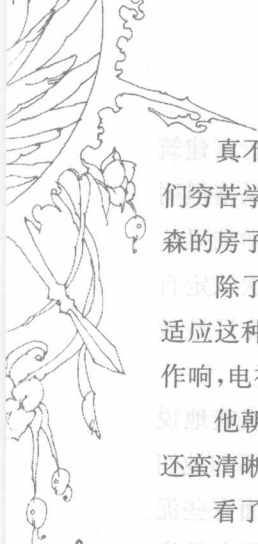
灰蒙蒙的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从外观看就像危楼，踏上木质的外走廊，重重的“咯吱”声和下陷的感觉令天朝皇如履薄冰。红色的烤漆斑驳脱落，露出白色的原木，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看到腐朽的痕迹。

当他报到的第一天被学生会会长领到这个所谓的第九宿舍时，他还以为学生会会长是在开玩笑，当他抗议绝对不要住在这里时，惹来学生会长的嘲笑，说就他申请最低的住学条件所缴纳的一百元一个月的住宿费，连最差的天王曜也住不起，有海王曜宿舍给他住已经可以偷笑了。

真是的，他不过是说这屋子外面看着像文物，待在里面像鬼屋，有人肯住才有鬼。堂堂的学生会长怎么可以一开口就嘲笑别人贫穷？他可是会记仇的！

把伞收好放在玄关旁的塑料桶里，天朝皇换上拖鞋走进房内，房内的地板已经被磨损得发白，即使放轻脚步，地板还会咯吱咯吱作响。





真不知道这年代久远的小楼为什么还不推倒重盖，现在还留着赚他们穷苦学生的血汗钱！虽然也算是个遮挡风雨的地方，但是他讨厌阴森森的房子，而这所房子即使是白天，太阳也似乎照不进来，幽暗阴凉。

除了他自己的脚步声，屋内静悄悄地没有丝毫声息，天朝皇根本不适应这种寂静的气氛，他快步走到电视机旁，把电视打开。一阵滋滋声作响，电视机一片雪花状，不见画面，只听到声音。

他朝机盖上用力捶了两下，画面终于正常了，正在放着某饮品广告，还蛮清晰。

看了看手表，快到一点了，正好可以看整点新闻。他后退两步，坐在沙发上准备看完新闻再回屋睡午觉。

这栋房子自从他住进来才稍显有些人气。他才住进宿舍时，客厅就是一片空屋，阴暗凄冷。他看不过去，问学校老师讨了许多过期的报纸，贴满整个房间，遮住霉变泛黄的墙壁。后来学校有位老师装修房子，剩下的半桶墙漆也让他讨了回来，把报纸撕掉，把墙壁天花顶又重新漆了一遍，变得雪白洁净。

靠墙放的二十九寸的纯平彩电，其实是在其他宿舍楼后的垃圾山拣的。想当初，他发现竟有人把电视机当垃圾扔掉而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曾打开电视机看了看，也不过是里面的晶体管接触不良而已，找专业人士修理一下再看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他把电视机当宝一样拖回来，虽然没有专门的工具修理，但是每天就是动手捶捶也能看清楚画面。他把电视机仔细清洁一下，还把废旧的窗帘洗干净，对折遮住有点裂纹的屏幕一角，看上去像是一台崭新的电视了。真不知道是谁那么浪费！

此后，那些富家公子所住的日曜水曜后的垃圾山成为他的宝山，他每次倒垃圾都是先瞄着那里又被扔了什么好东西，等天黑透，再跑到那里把看中的东西拖回来。幸亏他力气很大，搬些重物毫不费劲。

他现在坐着的沙发也是从那里拖回来的，其他围着电视机的形状各



异高低不同的椅子凳子也是同样来历。他拣的沙发，不过是坐垫下绷断了一根弹簧，坐起来不太舒服罢了。而其他凳子椅子也不过是有了刻痕样子老旧而已。他把沙发的弹簧换掉，又重新做了一个沙发套罩上，即新潮又气派。木质的椅子凳子先用砂纸打一遍，漆一道清漆，然后用彩色的油漆在椅上凳上画些抽象的花草动物。他不嫌麻烦地精描细画，让自己更忙碌些，冲淡思乡之情。

空乱的客厅在他的整理之下，变得有些生活气息了。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天朝皇想自己在家都没有这么勤快过，连吃饭都是帝做好端在他面前。现在不但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连个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

玄关处又传来咯吱咯吱的暗哑声，天朝皇回头看去，发现是同一宿舍的林凌夜。

对方一见到他就露出大大的笑脸：“哦。你已经吃饭回来了。”

深褐色有些卷曲的头发，纯粹的黑色眼瞳，有着阳光般的笑容和孩童似纯净的眼睛，身躯高大的男生，是比他还先住进来的德国交换学生。

林凌夜是中德混血儿，他不仅有个中国名字，而且一口普通话比天朝皇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还标准。一般外国的交换学生到中国都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济，然后留在中国赚钱，但是林凌夜专修的科目竟然是中国宗教！天朝皇从来不知道管理学院还有这一科系！

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那是别人家的事情，他并没有兴趣追根究底。而且这个宿舍的人，只有林凌夜一个人比较热情，他干活的时候还会帮忙递一些锤子钉子，不像其他人，要么嘲讽要么无视。

天朝皇忍不住回他一个笑容：“是啊，你回来没有带伞吗？”

林凌夜短发和肩膀上，落下了细小的水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满不在意地往后顺了一下发，露出光洁的额头。“没什么，雨下得很小。”

林凌夜这个举动充满了性感诱惑，让天朝皇暗自嫉妒不已，他的身高就停在一米七四，怎么喝牛奶也不会再长高了，所以特别羡慕那些身



材高大的男生，加上林的脸部轮廓很深，浓眉大眼充满了男子的英气，让天朝皇极其羡慕。

天朝皇面目姣好，身体纤细，看着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小男生，他是很受女孩子欢迎，但是全是把他当弟弟看待！想到这就让人郁闷。

整点新闻开始，天朝皇拍了拍旁边的沙发：“要不要一起看新闻？”

听到天朝皇的邀请，林凌夜笑得更为开心，他点了点头把外套脱掉放在衣架上，才坐到天朝皇身边。

林凌夜举止优雅，热情单纯，看样子也应该是好家庭出身的孩子，真不明白他怎么也会住到这个鬼屋宿舍来，他不会也只能出得起一月一百的住宿费吧？

雷一“林，你为什么想到要到这里上学，是随家人一起来的吗？”因为无事，天朝皇随口问道。

“不是的。”林凌夜看着他微笑，“我只是为了见你才来的！”

天朝皇只当他在说笑话，“哦”了一声没话找话：“那你为什么也住进这个宿舍？你看样子不像没有钱的人啊。”

“我是为了你才来的。”

天朝皇眼光扫过去，发现林凌夜的表情不是说笑后，笑容不由得僵住。“什……什么意思？”天朝皇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不觉问了句蠢话。

“你知道吗？我等了好久才等到你。当看到真人在面前时，我还怀疑是不是做梦。”林凌夜深深地看着天朝皇，眼中只有他一个般的专注情深，天朝皇连忙趔开身子，贴靠在沙发上，震惊地看着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不是他想的那样吧？他知道自己长得像女生，但是他可是正常的，只喜欢大胸脯女生的男生！他知道世界很大，有许多和他不一样的人，但是他还是喜欢简单正常的人生！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会被男人觊觎，他只是把林凌夜当朋友看待，一点也没有别的想法，难道可爱也是一种罪过？

林凌夜慢慢凑近过来，认真地看着他轻轻说道：“我一直期待着，我们可以成为……”

“不行！”天朝皇连忙跳起来，双手交叉胸前叫道，“不行不行！你去找别人，我才没有兴趣！”

原来他没有猜错！林凌夜果真有着这种倾向！他是听说过有这种人，却没有想到会潜藏在自己身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的脑子已经混乱成浆糊，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为什么……”林凌夜一下子变得悲伤起来，情绪变换快得就像小孩子，像是被抛弃的大型犬耷拉着耳朵，咬着嘴唇说，“为什么？是我做的还不够吗？请不要轻易说没有兴趣。”

“……”什么为什么，正常人都不会同意！而且不要给他摆受到委屈的样子，他才不会有罪恶感！天朝皇心里拼命嘀咕着慢慢后退，在林凌夜还想说什么时，他连忙说道：“抱歉，我还有其他事情没有做，先回屋了。”

不等林凌夜再说什么，天朝皇向后一跳，贴着墙壁朝过道跑去。

“妈妈呀，幸亏我见机行事得快，跑掉了，以后一定要避着他走路才行！不过不愧是大城市，连这种事也遇得到……”天朝皇脑子还在混乱中，竟然感慨起来，他健步如飞，身后好像有鬼追赶。

光顾着想事情了，没有看前面，在拐弯的时候眼前突然多出一堵肉墙，他硬生生地撞上去，只听“哎哟”一声，被撞得后跌几步的反而他！

天朝皇捂着被撞疼的鼻子，双眼含泪地抬头看去，等看清是谁，他连忙把眼泪收起来，仰脸作高傲状，结果对方比他更过分，如跳豆一般后退几步，嫌恶地拍了拍身上，撇嘴说道：“赶去投胎啊，你走路不带眼睛吗？”

“我当然有带，不过你个子细小，我没有看见而已！公——主——！”

天朝皇故意拉扯着长音叫出对方的外号，然后防备地后退一步，对方果真招呼也不打地一脚踢了过来，天朝皇闪避开来，对方见一击不中，右脚直接落在墙壁上，使力一顿，左脚又踢了出去，天朝皇只觉面上一股劲风袭来，他不及闪避地举手格挡，只听“啪”的一声，宫漪兰踢出的腿笔



直地架在他手腕的交叉处。

被叫“公主”的少年整个身子已经无法保持平衡，再次没有击中，他借力收起左腿，在墙上踏了两步，才跳下来。

天朝皇吐舌头扮鬼脸：“宫漪兰，嘿嘿，你打不到！”幸亏他对突袭很有心得，要不他可爱的脸就要受伤了。

“如果爱惜生命的话，最好不要说那几个字。”宫漪兰阴阴冷哼。

“哪几个字，公——主吗？”

天朝皇不知死活地再次嘲笑道。宫漪兰上身未动，又角度奇刁地踢出一腿，天朝皇一个铁板桥险险避过，而后再两个后翻翻到过道另一边，往右边一拐就是客厅了。

他扭动着屁屁再次嘲笑宫漪兰：“嘿嘿，还是打不到！”

宫漪兰脸色一冷，右手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巧的银制手枪，指向天朝皇，华丽的手枪好像玩具，手柄上镶嵌的六角红色宝石和他左手中指上椭圆形的红宝石戒指相得益彰，好像没有一点杀伤力，天朝皇见了却是面色一变，双手交叉高声叫道：“犯规犯规，不许使用武器……”

话音还未落，只听“砰”的一声，子弹飞出枪膛，天朝皇的话戛然而止，他猛然睁大双眼，清冷纯粹的黑色瞳孔印现子弹前进的踪迹，护住前胸的手变幻手印挡在额前，双手附近仿佛如水波荡漾折射出浅色波纹，只听“叮”的一声细响，不知什么东西竟挡住了子弹的冲击力，宫漪兰视线中闪过一道白光，他闪电般后退，“呼呼”两声，有利器贴着他脸颊飞过，没入走道的另一头。再看向天朝皇，他整个人都贴在墙壁上，右手夹着三张七寸长两寸宽的黄色道符护住额头，银色子弹被紧紧夹在黄符中，而黄符突出的一点紧贴着额头，有暗红的血晕现出来。

感到额头疼痛，天朝皇小心地抽动黄符，空悬半空的银色子弹好像才受到重力吸引一般，掉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响，等他看到黄符上的血迹时，不觉哀叫道：“啊，啊流血了，我被毁容了！”

林凌夜听到响动，连忙从客厅跑过来，叫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天朝皇一摸额头一手血，哭丧着脸叫：“臭公主欺负我，我被毁容了！”

宫漪兰咬牙切齿地说道：“说了不要叫那两个字！”

林凌夜快步走近天朝皇身边，满脸担心地伸手要看他伤得怎样，天朝皇看他伸手过来才想到被他摸到的话，那不是被占了便宜了吗？他心中咯噔一下，缩到墙角紧贴着墙壁叫道：“住手，你想干什么！”

“我不过想看看你的伤……”林凌夜委屈地缩回手，为什么天朝皇突然变得这么冷淡，难道他说想当天朝皇的同伴还是说早了吗？

“看就看罢，禁止动手动脚！”天朝皇严肃地提醒道。

见天朝皇和林凌夜在一起嘀嘀咕咕，把他晾在一边，宫漪兰不乐意了：“星星眼，听到吗？不许再说那两个字！”

“什，什么星星眼！”听到了不得了的形容词，天朝皇吃惊地说道。

“少女般的梦幻大眼，不是星星眼是什么！”发现这个词对天朝皇造成了影响，宫漪兰立刻洋洋得意地又重复了一遍！

“……你也不比我好多少啊！男公主！”天朝皇瞪着他，从牙齿里挤出话来！

“你才是阴阳人……”

“HOMO……”

“人妖……”

两人的漫骂已经延伸到人身攻击，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曾经深深刺伤过他们纯洁小心灵的恶毒话语朝对方身上砸去。林凌夜目瞪口呆地看了看天朝皇，再扭头看了看宫漪兰，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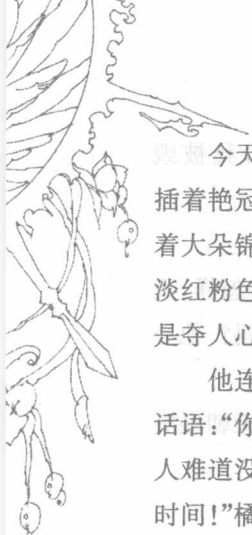
“闭嘴！吵架给我滚出去吵！”

附近一扇门突然打开，海王曜第四人猛然现身。

“橘，橘千叶……”

天朝皇只见到他几次，开始还以为宿舍里住了女生而暗喜不已，后来知道他竟然是男的，不觉有种深深被欺骗的郁闷。





今天对方的打扮还是富有欺骗性，他头发梳成双髻的样式，一边斜插着艳冠群芳的粉色牡丹，斜飞的眉，细长的丹凤眼描绘得极为精致，印着大朵锦花的和服颜色从下到上颜色由深至浅，紫红深红大红水红粉红淡红粉色，就像一朵层层叠叠变化花瓣的盛苞怒放的牡丹，任何时候都是夺人心魄的美丽。

他连生气也是极美丽冷静的，他手捏着棋子，红润的唇吐出冰冷的话语：“你们难道一点教养也不懂吗？宿舍难道是你们私家花园吗？家人难道没有教导你们相应的礼仪吗？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一点安生时间！”橘千叶本想要平息一下内心的焦躁之情而自己和己下棋，结果耳边一直吵吵嚷嚷的根本静不下心来，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也就算了，结果这两个家伙天天如此，即使是圣人也会被惹火吧！

“你管我！”宫濂兰扭头斜斜看着橘千叶，“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想隐藏的话就藏得秘密些，别惹我生气。要不别怨我不小心一把火烧了某人最后的藏身之所！”橘千叶脸色一沉，恨恨地瞪了宫濂兰一眼，又用力把门关上！他回身一脚把棋盘踢翻，黑白棋子四散，满地都是。他气鼓鼓地在心中把宫濂兰骂了一通，突然想到自己干吗和一个娇纵的笨蛋计较，于是又趴下身子，把地上的棋子全部拣起来。看来他的性情和心境还要进一步修炼，他现在太容易被外物影响了。

解决掉一个对抗他的人，宫濂兰洋洋得意地看向天朝皇，却发现天朝皇还瞄着橘千叶的房门，心中不觉大怒，他一向自认为是世界中心，地球就是为了他而转动的，哪容得下别人的忽视。当下冷笑：“看那么入迷做什么，再看他也不会变成女人！”

天朝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你的思想怎么那么龌龊，不会说两句好话吗？怎么见到谁都咬！”

“哼，能听懂龌龊的人也不要自称什么纯洁，笨蛋！”

“你才是蠢货！”

